

永远的“雪山雄鹰”

——七林旺丹人生片断

●和吉昌



▲宣传画。

►手握钢枪。



2016年4月7日，七林旺丹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世长辞。雪山雄鹰走了，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父老乡亲，离开了他深情眷恋着的土地。他把热爱人民，联系群众，艰苦奋斗，廉洁自律的传统，优良作风留给了后人。这是一笔比万贯家产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雪山雄鹰七林旺丹走了，他留下遗嘱，把骨灰带回东旺老家，撒在雪山峡谷、硕曲河畔。当运送骨灰的灵车进入东旺境内，沿途藏民手捧哈达，烧起堆堆香火，为他们日夜思念的亲人诵经祈祷。

七林旺丹从一个上山只识砍柴路，下山只知背水路，受尽人间折磨的农奴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成为全国民兵英雄，党的优秀干部，连续当选党的第九届、十届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，从普通基层干部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委书记，曾担任云南省省委常委、省委副书记，多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七林旺丹这一生，饱经风霜充满传奇色彩。在他担任迪庆州委书记期间，带领各族人民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，修公路，建电站，大干农田基本建设，为迪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，作出了突出贡献，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实事。这里，我们只选取其中的几个生活和工作片断。

周恩来总理的关怀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的七林旺丹，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有过一次感人的谈话。这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一件大事，时隔半个世纪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那场面、那情景，总理亲切的目光，始终记忆犹新。作为来自最基层的少数民族干部，七林旺丹多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同商量国家大事，民族兴盛大业。那次周总理和他的谈话，七林旺丹印象深刻，记得在人民大会堂西南厅，他和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正在讨论，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进来，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人们把目光投向敬爱的总理。那时七林旺丹正在发言，谈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问题。周总理看着旺丹，专注地听着旺丹的发言，还不时询问身旁的省委领导。旺丹带有浓重的藏族口音，有些地方总理听不清楚，请一旁的省委领导翻译。总理听明白旺丹发言的内容后，插话问道：“旺丹同志，你们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？”旺丹回答：“我很多时间在基层下乡，只了解迪庆的情况。在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，迪庆有的地方好一些，有的地方不太好，因为迪庆属丽江地区代管。”周总理问“代管”是什么意思，省里的领导作了说明。周总理又问：“旺丹同志，你说代管，管得怎么样？”旺丹回答：“其它地方我不晓得，从迪庆情况来说，如果国家要建立自治州，就要名副其实，如果不需要，干脆撤掉，并入其他地区，不要搞自治州了。”周总理听完旺丹的发言，望着省里的领导说：“云南十七个地州，中央历来是承认的，省委要直接管，不要搞什么代管了。对这些地处边疆的地州，要多给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……”七林旺丹的话直来直去，没有一点拐弯抹角。会后，和旺丹一起参加会议的省领导和一些代表，埋怨旺丹不该用那样的口气对总理说话，旺丹也觉话说得有点重，不该用那种方式表达，但话已出口已后悔莫及。周总理十分重视旺丹提出的问题，民族区域自治要名副其实，不能搞形式。后来，中央作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条例，云南省委取消了“代管”。1973年10月，迪庆州藏族自治州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正式从丽江地区分出来，重组机构，独立办公，同时成立了迪庆、怒江军分区，不再由丽江地区代管了。从此，迪庆、怒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，完善制度，加大投入，经济、社会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。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地区的重视和关心。

也是在这次会议上，周恩来总理特别问了七林旺丹的家庭情况，问旺丹家里有几个劳动力，一年收入多少。旺丹都一一回答了周总理。他说，我家在农村，家里有五口人，只有爱人是劳动力，其他都是老人小孩。我调省里工作后，每月拿49元的工资，农村一个劳动日只有6角钱……当旺丹说到这里时，总理插话：“旺丹同志家里有困难，一家人均收入才10多元，要帮助解决”。听了总理的话，七林旺丹眼含热泪，心情激动！一个7亿人民的大国总理，日理万机，每天有多少国内外大事需要考虑，还惦记着他这个农奴出身远离城镇的山村人家，问寒问暖，问到他的家庭人口，生活现状。总理情系人民，心里时刻装着人民，和各族人民心连心，多么伟大的胸怀！

奋战汤满河电站

上世纪1977年9月13日，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20周年纪念日，七林旺丹以云南省祝贺团副团长的身份，参加了迪庆州建州20周年的庆祝活动。祝贺团团长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并经过中甸，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张铎秀。

行走在州府中甸宽阔的大街上，看着街道两边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彩旗，一盏盏明亮的路灯，七林旺丹心情特别激动。这是新建的汤满河电站完工，正式向州府中甸送电的日子，那是迪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建成的一座电站，是七林旺丹时任迪庆州委书记期间，亲自抓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。

1973年前，迪庆藏族自治州还属丽江地区代管。1973年，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怀下，迪庆才从丽江地区分家出来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。刚从丽江分家，家底薄，城市建设、道路交通、基础设施差，尤其是电力供应不足，只有一座60年代建成的装机容量只有424千瓦的小型发电站，设备陈旧，供电不足，电灯不亮的事时有发生。州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道，一个国营旅社，没有一个象样的宾馆。基础设施滞后，严重制约着迪庆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。百废待新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当时担任省委副书记、迪庆州委书记的七林旺丹向省委反映了迪庆州的各种困难，提出建设汤满河电站，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。省委对此很重视，省计委很快下发了批文。那时候，七林旺丹已是中央候补委员、省委常委、副书记，迪庆州委书记，迪庆军分区政委，同时还兼任着中甸县委书记、新联大队党支部书记。云南省委根据旺丹一身兼任多职的情况，对他提出了“三三制”的具体要求，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省里上班，三分之一到地州调研，三分之一到基层。旺丹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，对基层熟悉，不习惯蹲机关坐办公室。对于身兼数职的七林旺丹来说，总希望多深入基层，多了解情况，多做一些实际工作。只要省里开完会处理完日常事务，他就往迪庆跑，汤满河电站建设期间，他先后8次深入电站工地，听取电站指挥部的汇报，共同研究施工方案，帮助解决机器设备、物资供应、资金紧缺等急需解决的困难。1977年7月，工程进入倒计时的冲刺阶段。面临时间紧，任务重的关键时刻，七林旺丹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议，提出党、政、军、民总动员，工、农、商、学齐上阵，奋战汤满河电站，实现提前竣工发电，向建州20周献礼的口号，并作出具体部署。每个州委常委都作了具体分工，分头抓落实，任务分解到部门，责任落实到个人。旺丹先后到迪庆军分区、省属企业小中甸林业局召开会议，作动员，组织队伍上阵。州级机关各部门、厂矿企业、学校教职工，雷厉风行，由领导带队进入工地，挖坑、打电杆、架设输电线路。把每根水泥电杆运送到预定位置，有的地段不通公路，没有机械设备，靠人的双手和肩膀，把几吨重的水泥电杆从河谷扛到山顶，30多公里路程，人们肩扛电杆，喊着号子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场面，一个个汗流如雨，眼冒金星，肩膀又红又肿，腿脚酸痛，仍没人叫一声苦和累。那种“人心齐，泰山移”的阵势，气吞山河。那吃苦耐劳不计得失乐于奉献的精神，现在的人们是难以想像的！由于电站指挥部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努力，全州各行各业和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援，团结协作，勇于拼搏，汤满河电站实现了提前竣工发电。迪庆各族人民用双手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的颂歌。汤满河电站的建成，为迪庆的经济腾飞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，创造了条件，更重要的是给居住在中甸（今香格里拉）尼西乡高山峡谷的藏民送来了光明。来自汤满河电站的电流如神话中的“夜明珠”，照亮了金沙江两岸的村村寨寨，结束了千百年来月亮当灯、木柴照明的日子。

修筑东旺公路

七林旺丹和陈康将军认识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成为全国民兵英雄，被中央军委授予“雪山雄鹰”光荣称号以后。旺丹到省里工作，他们要常在一起开会，见面的机会更多了，加上陈康将军是军人出身，说话办事干脆利索直来直去。旺丹也当过民兵扛过枪，也有军人直爽的性格，俩人很快就熟悉了，相互之间交谈随便，没有拘束。陈康将军请旺丹到家里做客，拿出贵重的茅台酒招待他，亲自在酒杯里为他斟满酒。七林旺丹每次上昆明，陈康将军都要邀请旺丹到家里喝上两杯，叙叙家长。有时他也来旺丹的住处聊聊。来往多了，交情也加深了。在一次交谈中，旺丹提出请陈康将军在方便的时候，到他的家乡新联看看。陈康也高兴地答应了。

1971年，正是“农业学学大赛”搞得轰轰烈烈的时期，七林旺丹还担任着新联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。这一年12月的一天，旺丹正忙着接待到新联参观的外地客人，突然接到省里的电话，说陈康将军要来新联。那时候，东旺乡全境还没有一寸公路，到新联要徒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，山上空气稀薄，缺氧，路途艰险。旺丹带了几个藏民到翁水迎接，路上和陈康将军边走边聊。旺丹说，新联大队这些年修水渠，建电站，开梯田，因为不通公路，各种机器设备一件件全靠人背马驮，走两三天路程，爬雪山过峡谷运到新联的。旺丹还把陈康将军带到自己家里，按照藏家的习俗，给尊贵的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，敬上自酿的青稞酒，品尝醇香的酥油茶。旺丹抱歉地说：“我们这里山高路险，没有蔬菜，条件艰苦，生活简单，没有好东西招待，对不起陈司令。”陈康将军在新联期间，参观了新联大沟，层层梯田，新联电站，他高度赞扬新联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，吃苦耐劳改变家乡面貌，让雪山峡谷换新天的革命精神。他说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你们靠双手在贫瘠的山坡上开出平整的梯田，在悬崖陡壁上修出条条水渠，让荒山秃岭披上绿装，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，令人敬佩。说完，将军把头转向旺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旺丹同志，你看，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向上反映帮忙解决的？”就提出来吧。”旺丹说：“陈司令不辞辛劳来到新联，这里的环境条件你都看到了，抬头是雪山，出门就爬坡，

看天一条缝，看地一条沟。老百姓去一趟县城还要翻几座大雪山。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早日修通东旺公路，缩短和内地之间的距离，过上和内地人一样的好日子。要说困难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，也是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拜托首长，一定把修东旺公路的事放在心上。”陈康将军听完旺丹的话说道：“你的心情，老百姓的要求，我理解。作为个人，我当然同意修东旺公路。但只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回省里还要向省委汇报集体研究。也让分管的同志亲自下来看看，提出具体方案”。

后来，旺丹进了省委领导班子，任省委常委、省委副书记，同时兼任迪庆州委书记、东旺公社新联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，他又把修东旺公路的事提出来，作了专题汇报。他讲了东旺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的特殊自然环境，生活在这里的藏民与世隔绝一年难得出来一次，讲了毗邻藏区的四川乡城一些乡镇通了公路后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，还讲了修通东旺公路对加快藏区发展的意义。东旺公路经过的很多地段都是冻土地带悬崖峭壁，地质结构复杂。旺丹要求有关部门，把技术装备较好，施工经验丰富的省公路六团从西藏芒康调来，让他们帮忙修筑东旺公路。旺丹直接找了分管项目建设的领导左奎元，和他商量修筑东旺公路的相关事项，并和时任州委副书记的阿多美陪同左奎元一起到东旺，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了7天，研究了东旺公路的走向以及相关具体情况。

东旺公路全长65公里，总投资1千多万元。工程于1973年云南省计委批准后正式开工，由省公路设计院设计，云南公路局第六工程处负责施工。筑路工人在气候严寒，高海拔、缺氧、山势险峻、环境及其恶劣的条件下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风餐露宿，熬霜斗雪，不怕流血牺牲，在刀削斧劈般悬崖绝壁上点火放炮悬空作业，头顶白云缭绕，脚下是万丈深谷。他们打通了猴子见了掉眼泪的“飞悬崖”、“胜利关”等无比艰险的鬼门关。在修筑东旺公路过程中，七林旺丹多次深入工地慰问，看望筑路工人，帮助解决了粮油供应不足等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。远在省城的陈康将军也非常关心，经常向旺丹了解工程进展情况。为了修通东旺公路，把幸福带给世代代居住在雪山怀抱中的藏族同胞，在修筑东旺公路中先后有18名来自全省各地不同民族的筑路工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把鲜血撒在雪山峡谷，长眠在硕曲河畔。每当七林旺丹从外地回东旺老家，经过掩埋着18位烈士的地方时，心里就会感到沉痛，他都要司机停车，走到坟墓前，向烈士低头致哀，心里默默地念着：请安息吧，东旺人民不会忘记你们！

1975年东旺公路竣工通车。东旺公路在省道中乡公路大雪山北侧分线，从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垭口盘旋而下，降至海拔2000多米的德木席河岸边，然后沿硕曲河（东旺河）一直延伸到新联的下游。东旺公路像一条彩带，把硕曲河沿岸的土游、跃进、中兴、新联等10多个村庄串连在一起。多年以后，旺丹已进入古稀之年，他回忆起修筑东旺公路的前前后后曲折经历，陈康将军的身影就出现在眼前，在他的回忆录《迎着金太阳飞翔》中，他把修东旺公路的过程，专门作为一个篇章作了记述。2002年5月23日，雪山雄鹰七林旺丹尊敬的老首长陈康将军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作为将军的生前好友，他参加了在昆明金宝山举行的“陈康同志部分骨灰安放仪式”，见到了将军的亲属。想起将军生前对他的关爱，关心东旺公路建设，情系边疆民族地区的往事，平时很少流泪的康巴汉子七林旺丹，此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一下子老泪纵横……

七林旺丹家事

在七林旺丹担任中央候补委员、省委副书记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，除他参加工作外，他的家属都在东旺老家，一家四人在农村当农民。妻子拉初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，拉扯着三个孩子，抚养年迈的老母亲。白天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，早晚有点空就捻毛线、织麻布，为丈夫编织毛衣，默默地帮忙丈夫，养儿育女，操劳家务，接待旺丹的客人。由于旺丹平时忙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回家照顾家庭和孩子，致使孩子们没有上学念书的机会。三个女儿中只有二女儿知诗读过几天初中，大女儿没有上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干农活。省委领导很关心旺丹的家庭

困难，几次提出解决旺丹爱人拉初的非农业人口问题，甚至已安排旺丹爱人在省级机关做临时工。作为当时身居高位的七林旺丹，要安排家属到昆明，解决夫妻分居、子女入学问题是顺理成章，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旺丹有自己的想法：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，怎么能只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？再说，妻子习惯了农村生活，不会讲汉语，生活也不方便，觉得还是在家乡当农民好。为此，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和他谈过，说服旺丹把爱人拉初和孩子带到昆明，这样生活上也互相照顾，孩子们也能在城里读书。为从中周旋昆明的事，省委书记周兴几次在不同场合和旺丹谈过话，第一次讲了两句话：你不要回中甸了，要把家安在省里，全家搬昆明。旺丹说，我每月的工资49元，怎么养活全家。周兴说，这些不用担心，你爱人马上可以安排到事务管理局上班，孩子在昆明上学。旺丹还是没有表态。周兴接二连三来做工作，要旺丹把全家都搬到昆明。一次次地好心相劝，都被旺丹一次次婉言谢绝。他说：“在农村，只要有土地就不会饿肚子。我文化低，以后难免犯错误。如果有一天我犯了错误，一个人卷起铺盖就可以回家种地，什么也不用牵挂”。

七林旺丹到省、州工作生活了几十年，党组织关系一直在他原来所在的香格里拉县新联大队党支部，直到他2016年4月在昆明病故。雪山雄鹰七林旺丹的心，永远向着雪山，想着父老乡亲。旺丹的大女儿至今还在新联老家当农民。二女儿知诗卓玛是迪庆州民族中专学校合同工，现已退休，在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市定居。小女儿七红英在州藏医院工作，也是合同工，不幸遭遇车祸遇难，对旺丹打击很大。爱人拉初一直没有工作，这些年从迪庆到昆明，旺丹到哪里她跟着到哪里，形影不离，照顾旺丹的生活。旺丹晚年患食道癌住院一年多，她和女儿知诗卓玛一直守护在身边。旺丹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对不起爱人和孩子们，欠他们的太多。不过，如今孩子们还算争气，靠自己的勤奋劳动，努力工作，都建立了幸福的家庭。

雄鹰飞得再高，在暴风雪中也有迷路的时候。正应验了七林旺丹的预料，“文革”后期，由于文化低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辨不清方向，被一些人利用，让时任省委副书记只有小学文化的旺丹当省“批林批孔”办公室主任。他犯了错误，组织对他作了降级降职处理。但组织没有让他回家种地，而是根据他的要求，先后安排他到省民委任副主任，后又让他回迪庆当州政协副主席。对他这样的处理，旺丹并没有什么想不通。只要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事，官大官小都一样，照样为人民服务。他在州政协副主席任上，分管提案处理工作，经常下乡调研，工作尽心尽力。从州政协退休以后，旺丹仍然为改变家乡面貌不停地奔忙，为了贫困山区修路架桥的事，他一次次写项目报告，找州县领导反映，到省交通厅、省民委要资金。为使用好资金，他不顾年迈多病，有时吃住在工地，用筹措的资金修通了从新联村公所到勒布村的乡村公路，在边远的格咱乡赞茸村修了人马驿道，架设了钢筋混凝土大桥。直到病倒住院躺在病床上，他还念念不忘四川德荣至香格里拉县东旺色聪公路的修筑情况。

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七林旺丹。省委老领导丹增、张宝三，省人大副主任江巴吉才和迪庆州州、县领导，在旺丹病重住院期间，都来看望过他。省里还在金牛小区为旺丹解决了住房，安排他到省外参观，尤其让他高兴的是，他的孙男孙女都喜欢读书，有上进心，个个都有出息，正在健康成长，孙女七林·拉姆大学毕业后在昆明找到了工作。

七林旺丹走了，“雪山雄鹰”精神还在。



▲参加全国会议期间。

▲晚年家庭照。